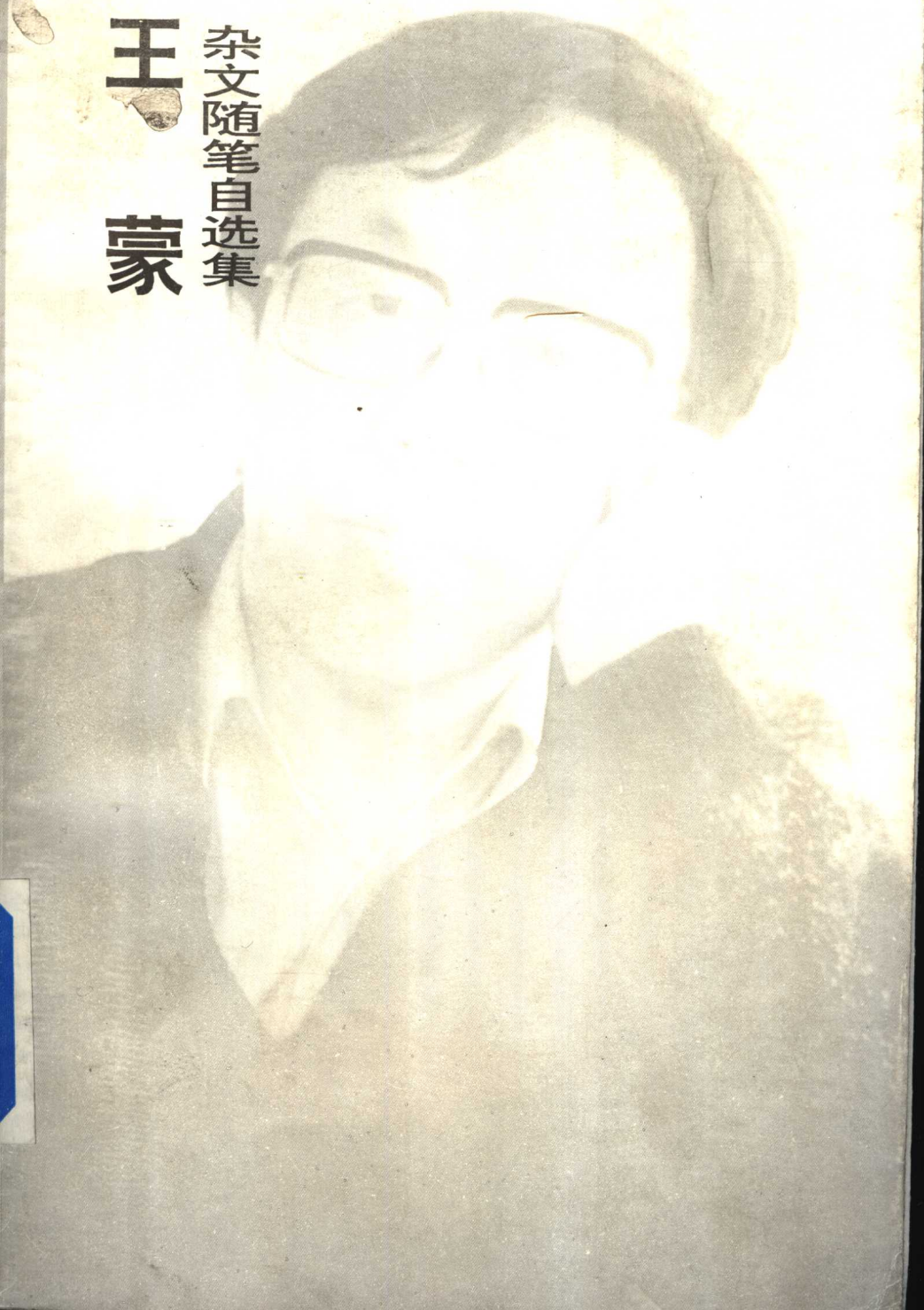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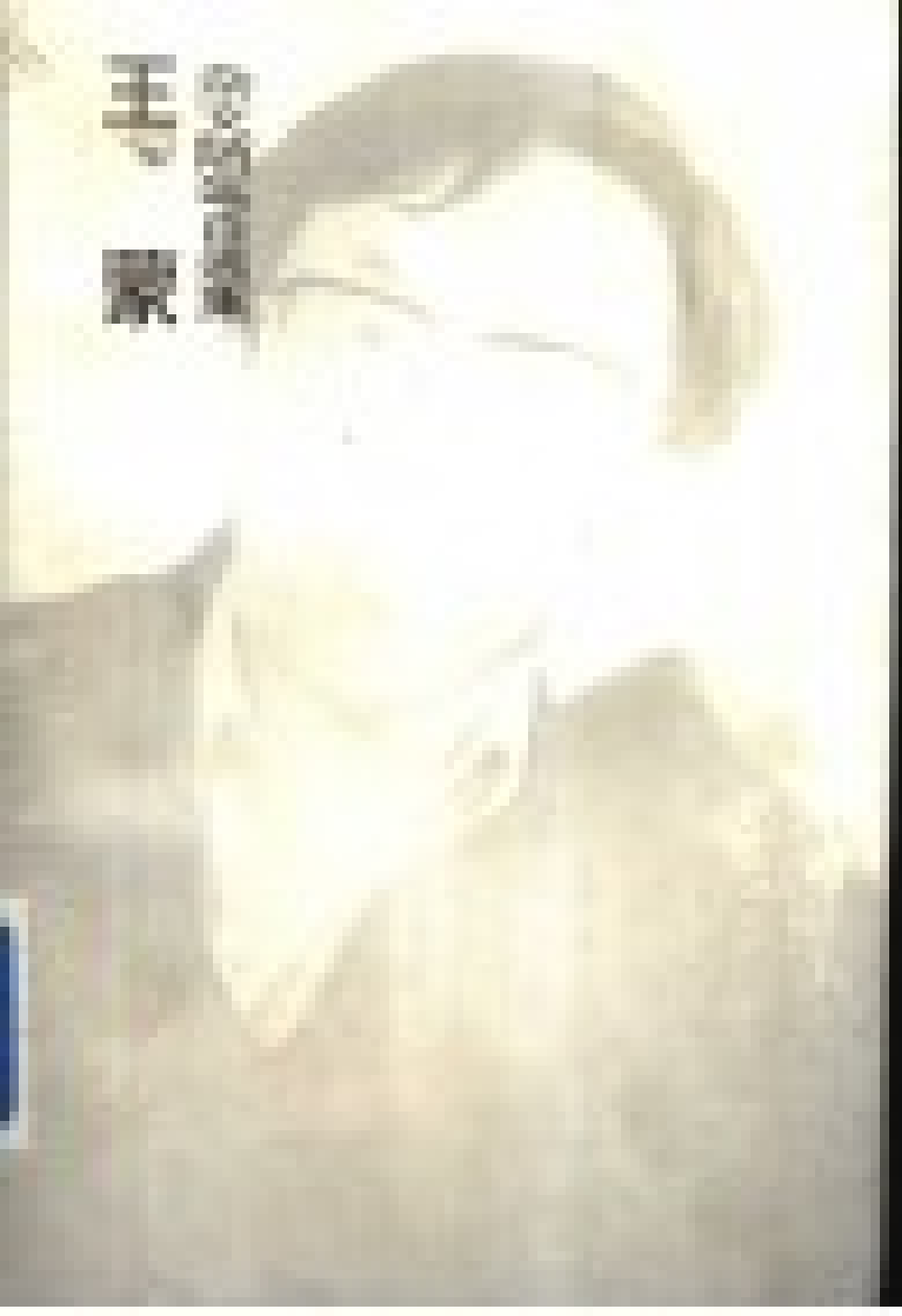


王蒙  
杂文随笔自选集



王  
蒙



# 王蒙杂文随笔自选集

王蒙 著

群言出版社

(京)新登字 178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王蒙杂文随笔自选集/王蒙著

—北京:群言出版社,1994.12

ISBN 7-80080-152-7

I. 王…

Ⅱ. 王…

Ⅲ. ①杂文—中国—当代—选集

②随笔—中国—当代—选集

Ⅳ. I267

群言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城区东厂胡同北巷1号)

铁道部第三勘测设计院印刷厂 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0印张 1插页 201千字

1994年12月第1版 1994年12月天津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册

\*

I·29 定价:9.80元

# 目 录

- 1 林震及其他
- 5 《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琐谈
- 9 话说“红卫兵遗风”
- 13 论“费厄泼赖”应该实行
- 19 痛苦三章
- 24 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 32 在贝多芬故居
- 36 创作是一种燃烧
- 42 话说“一口咬定”
- 44 长的一解
- 46 话说幽默
- 49 “诬告有益”论
- 52 且说长城与龙的评议
- 55 也算学问
- 61 随感三则
- 63 说“吹牛”及其他
- 68 诗与人
- 69 民主的代价与选择的必要

- 72 反面乌托邦的启示  
77 《白蛇传》与《巴黎圣母院》  
81 我为什么喜爱契弗  
85 夫妻怎样才能和谐  
89 谁了解毕加索  
94 谈学问之累  
103 我说沈从文  
107 时间是多重的吗  
114 《锦瑟》的野狐禅  
118 懂还是不懂  
127 作家是用笔思想的  
131 讲点逻辑  
134 惊险的模式及其他  
139 吃的五要素  
143 感伤  
145 喜悦  
147 烦恼  
148 忌妒  
149 旅游  
151 福尔摩斯是无赖吗  
153 话说这碗《粥》  
156 《读书》补  
162 商榷杂说  
167 盛夏  
170 看电影  
171 吸烟

|     |            |
|-----|------------|
| 173 | 天街夜吼       |
| 175 | 漫话文艺效果     |
| 179 | 再说文艺效果     |
| 183 | 题材与作家      |
| 186 | 建设与文艺      |
| 190 | 为了民族的生机    |
| 192 | 人·历史·李香兰   |
| 202 | 精神侏儒的几个小镜头 |
| 206 | 安详         |
| 208 | 再说安详       |
| 210 | 一笑         |
| 213 | 无为         |
| 215 | 逍遥         |
| 217 | 不设防        |
| 219 | 诚贤侄        |
| 221 | 名单学的新花活    |
| 223 | “左爷”不左论    |
| 225 | 十几个人来七八条枪  |
| 227 | 说团结        |
| 230 | 作家从政       |
| 233 | 理想与务实      |
| 237 | 最好再从容些     |
| 243 | 我的喝酒       |
| 250 | 猫话         |
| 253 | 磨豆浆        |
| 256 | 调侃         |

|     |               |
|-----|---------------|
| 259 | 名之梦           |
| 262 | 躲避崇高          |
| 271 | 从“话的力量”到“不争论” |
| 277 | 爱国主义的内容       |
| 279 | 静下心来          |
| 281 | 不争论的智慧        |
| 287 | 美国人更胖了么       |
| 289 | 美国人傻么         |
| 291 | 穷与富           |
| 293 | 超级市场的食品       |
| 296 | 中餐的命运         |
| 298 | 做好你自己的事       |
| 301 | 关于敬业          |
| 303 | 文学与地理         |
| 309 | 也说歌星种种        |
| 312 | “头朝下”漫议       |

## 林震及其他

在小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中，林震这一人物的处理带给我不少的困难

我无意把他写成“娜斯嘉”式的英雄，像一个刚刚走向生活的知识青年能够像娜斯嘉那样，似乎太理想化了。如果生活里一边是娜斯嘉、正确的同时坚信自己的正确的娜斯嘉；一边是阿尔卡琪、显然可鄙的阿尔卡琪，新与旧的斗争就会简单和顺利的多。不遂人愿的是，往往一些热情学习娜斯嘉的人竟全然不像娜斯嘉那样无可指摘，因而他不可能像娜斯嘉那样坚定、正确；他们正在成长，正在战胜周围的落后势力的斗争中战胜自身的缺陷。遵照生活的提示，我试写了林震。

林震是新社会培养起来的新人，对于他来说，除了遵照党章、党课和他心爱的小说、书籍来生活就没有别的道路。除了作好工作，使自己度过的每个日子无愧于我们伟大的时代以外就没有别的愿望，爱生活，爱党，爱同志，爱“美”，并为了他所爱的而斗争，是自然地融合于他的血肉；而带有他自己的年轻人特质。

但是，林震所奉为神圣的那些新的工作和道德原则，还没有经过生活实践的锻炼和丰富，林震本人，以及他的追求、斗争，便显得空洞浮泛，不切实际，他往往在复杂的现实面前惶惑起来。

他的对于一切失误的追根——像他说的，“……不容许党的机关有缺点……”，虽然表现了可贵的政治责任感，却也是过分天真的幻想，生活的激流本来不是消过毒的蒸馏水。因此，他也就无力提出改正工作的有效建议，除了在区委常委会上喊几个口号以外。很明白，如果林震不好好锻炼自己使自己变得成熟，他虽然不乏某些可爱的“精神”，却也终无大用。

不论在生活里和作品里，支持娜斯嘉是较少危险的，（最近的讨论中也有祸延娜斯嘉的苗头），林震却相当使人伤脑筋，这不仅因为林震不是那么有力，也因为林震不是那么正确。何况，林震的某些言语所引起的同情的回声，又往往是与林震本人的探索语调有所不同的偏激喊叫。

我想起一个笑话，据说一位名人曾指着一个“已经证实”为新生力量的青年说：“我是一贯支持新生力量的，譬如他吧，我就支持。”但是，等到“未经证实”的新生力量找到他的时候，他却摆起十足的架子，同样，当娜斯嘉与阿尔卡琪一同走进我们的办公室，又有尼古拉耶娃同志，引见他们，那么大多数人是会支持娜斯嘉的。当林震敲响了我的门的时候，怎么办呢？

我不掩饰在“这一个”麻袋厂事件中，我基本上站在林震方面，特别是当不仅刘世吾与韩常新嘲笑林震，并且许多可敬的同志把林震从无产阶级阵营当中开除出去的时候。林震不参加韩常新的婚礼，把烂荸荠扔在地上，（自是有碍卫生喽）究竟是上帝允许犯的“错误”，林震常常怀疑自己，一方面是软弱的表现，一方面却也表现了他并不刚愎，而他的敲扣领导同志的房，也标帜着孤军作战阶段的结束。有什么理由对待他比对待刘世吾和韩常新更苛刻的呢？不爱青年的人是没有权力教育青年的，正像不教育青年的人没有资格爱青年一样。

谈到教育青年，作者必须惭愧地说，他并没有全面地向青

年指点前进的道路,由于不全面,林震这一形象还有被误认作“模范”“榜样”的危险。这首先是由于作者认识上的问题(下面再详细谈),其次作者碰到了一系列艺术表现上的困难。第一如果增多对于林震的批判性的描写,就会使这一个麻袋厂事件混乱起来,混淆了对于刘世吾(他是作品中的主要人物,林震只是他的见证者)的责备和期待(注意:并不是憎恨)。顺便说,作品最初构思的时候,作者曾经想在林震的身边再写一个偏激片面,目空一切的狂热分子,通过写他,可以更好地表现反官僚主义中两条战线的斗争,但是,作者未能胜任这样的结构设计,所以作罢了。第二作者还没有能力在“这一个”作品中,写出一个有血有肉的而又完美无缺的人物,有了这样的人物,自然可以提供正确表率并且大大增加作品的乐观气息的,即使写了这样的人物,能否恰当地安插到“这一个”环境和这一组人物中,也还是问题。这里需要感受的成熟与构思的和谐,那些认为没有写伟大的领导人物就是对领导不尊重的人,是过于简单了。第三,在一篇小说中对复杂的反官僚主义斗争作全面的论证,对林震一言一行的是非作清醒的估计,都不是没有困难的,如果写论文,事情就好办得多。作者只能对他的主人公的主要精神状态,表示大体的肯定或否定,或不是简单的否定,而是质疑。当作者没有能力判决自己的疑惑,只好请同志们帮助解答,只好把自己的作品当作一粒种子而不是当作成熟的果实。只有允许作者在肯定生活、干预生活的基础上提出我们时代的“怎么办”?才能更好地发挥意识形态之一的文学的作用。谁能说,生活中的一切人物,一切矛盾,都已经早经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分析,都已有了结论,因而必须表现结论,却不能抛砖引玉呢!谁能说,必须等待作家对一切矛盾的解决胸有成竹的时候,才可以写出作品呢?作家提出怎么办来(当然不是仅仅提出),正是为了促进矛盾的解决。

按这样的想法写小说,必然产生一些副作用,因为作者不能够克服上述困难,也因为当今作品中的黑白脸给人的影响太深了,正面人物就必然是作者“狂热歌颂”“竭力提倡”的,这是许多人的逻辑,他们不可能设想正像人物在生活中是多方面的、复杂的、作者对人物的认识、态度、感情也是多方面的,复杂的,甚至有某些矛盾的(林震和刘世吾都反映了这种矛盾)。于是狂热歌颂林震的意见出现了,大骂作者的狂热歌颂的意见也出现了,这两种意见在争论中互为因果各走愈极端,而作者无限惶恐了。

责怪作者没有标明:“此正面人物未经保险,读者慎勿轻易仿效”是可以的,同时,咀嚼作品需要读者的牙齿,厨师把馒头蒸硬了,应该检讨,不过,再好的厨师也不能造出牙齿来。

1957 年

## 《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琐谈

差不多二十三年前的一篇习作《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发表时题为《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收入1956年《短篇小说选》时恢复了原稿的这个名称,即将出版的建国以来的短篇小说选中,所收也是后一版本),最近被宣布“落实政策”了。这里,我暂不想谈小说的短长、作者的感想,只想说几个曾被误解的情况。

### 影 射

1957年初,有一篇批评文章写道:“作品的影射,还不止于此……”,当时,有一些朋友读后对影射二字颇表愤慨。但我一点也没愤慨,原因是——说来惭愧,我当时还不懂得什么叫影射,嗅不出这两个字后的血腥气味。我的小说是写了缺陷、阴暗面,而且是写的一级党委的组织部门,大胆直书,百无禁忌,影射于我,何用之有?按,影射的目的无非是遮掩,影射的规律则是借古讽今,以远喻近,说自然现象而实指政治生活,却不会相反。“帮犬”诬画三虎是为林彪翻案,瘦骆驼是攻击国民经济;却不会反过指责哪一篇谈林彪的文章是有意与北京动物园的小老虎过不去。那么,五十年代中共××区委员会又能是影射什么呢?难道是影射唐宁官府?语近梦呓了。作者自幼受到党的教育,视党为亲娘,孩子在亲娘面前容易放肆,也不妨给以教训,但孩子不

会动心眼来影射母亲。

说实话,当时不足二十二岁的作者要真知道影射和陷入影射之类的把戏,提高点警惕,倒说不定好一些:含蓄一些,周密一些,分寸感强一些,辫子和空子少留一些。例如,全篇除一处提到《北京日报》以外再无一处提到过故事发生在北京,而仅仅为了北京有没有官僚主义就引起了那么多指责,以至惊动了毛泽东同志他老人家讲话,才得以平息(暂时平息了)。如果作者成熟一点,本来完全不必提北京,并从而可以少找许多麻烦的。

不知道解放以后陷入影射之说是否从那篇文章开始的,反正影射这个概念既超出了文艺批评的范畴,陷入影射不需要证据和逻辑,自我辩护未曾影射也无法剖胸献心。桃峰就是桃园,三虎就是林彪,作这种判断的人比陆峥嵘都不如,陆峥嵘总还手提着一个(哪怕是假的)“忠诚探测器”,还要探测一下的嘛。

## 比 喻

小说中的人物赵慧文有一处提到洋槐花,说这花“比桃李浓馥,比牡丹清雅”。一位前辈分析说,作品是用牡丹比喻党政领导干部,用桃李比喻芸芸众生,而赵慧文自诩清高,自我比附为小白花。

看了这个分析我深深为这位前辈的思想深邃与敏锐、想象力的丰富与奇妙而赞叹。而且,我觉得这种分析并非凭空得来。确实,小说中的林震、赵慧文就是有某种清高思想,他们实该在群众斗争中经风雨、见世面、改造世界观,逐步与工农群众相结合。但我也惭愧,因为我写花时只不过信手拈来,写那时的季节,写赵慧文的女性的细心,写“感情的波流”,总之,我写的是花,没有将花比君子,没有微言大义。形象思维有自己的规律,形象思维不是图解,如果认为描写花鸟虫鱼、风霜雨露、山水沟坎都在

比喻什么，请试试看，写出来会是什么虚伪造作的货色！读者和批评家可能从作品的形象中得到某种启示、联想的引申，然而，这只能是读者和批评家在“兴”，却不是作者在“比”。顺便说一句，比兴经常连用，但比兴是颇为有别的。视兴为比，难免失诸胶柱鼓瑟。

与此类似，有人说刘世吾的谐音是刘事务，可见作者视刘世吾为事务主义者。这对于作者也无异于说梦。作者当时根本不懂用谐音来帮助自己的人物亮相，如先进人物姓洪、坏蛋刁之类。这篇小说里人物的名称是这样起的：作者有一批老战友，作者取他们的名字，改换了姓氏，乱点鸳鸯谱，便成了小说人物的姓名。作者在这里和他的老友们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就那么回事。

还有人问，雨夜吃馄饨一节为何写到一个小女孩进饭铺避雨；听意大利随想曲一节为何要音乐节目后是剧场实况；是废笔吗？败笔吗？别有奥妙吗？答：都不是。写避雨才有雨意，写广播剧场实况才有周末感。作者是写生活；生活的画面和音响就是如此。

## 查 究

小说一发表，引起了许多好同志的不安。他写的是谁？他对哪个领导不满？他写的是哪个区委组织部？他要干什么？谁向他透露了组织的情况？难道××同志或××区委是这样的吗？舆论如此之强烈，直接影响了作者与他的一些老同志、老上级、老战友的关系。

甚至一位对小说倍加赞扬的读者也著文断言，林震显然是作者的化身。

还有一位同志自称是林震的模特儿，并因而遭受了批判。

呜呼！

小说来自生活，它有生活的影子，有生活的气息，但它不是生活的复制。面包来自小麦，小麦来自泥土，但三者互有质的差别；当人们为一块面包是否烤得好而忧虑、而争执的时候，大可不必组织土壤学家去考察麦地。而写小说的只要不是个卑劣的恶棍，总不会利用小说攻击某个人、某个单位；同时我们也可以相信，企图挟嫌泄愤的恶棍一般不会写出什么像样的小说来吧！文艺创作和刀笔诉讼，毕竟是“隔行”，所以“如隔山”。

如果你感到小说中的某人某事像生活中的某人某事，这也只是像其一点而已；我们可以从作品中得到共鸣、得到启示，也可以对小说有所不满足，有所批评或者反对，但不要按照新闻报道来要求小说吧，要相信小说是虚构，虚构就不是真人真事。否则，这不但会给作者带来意想不到的灾难，也影响百花的盛开。造成“余悸”的不仅有坏人棍子，也还有好同志的误解。

附注：作者手边既无小说也无当年的评论文字，这篇小文纯系按记忆所写，错讹难免，望读者指正。

1979年1月3日

## 话说“红卫兵遗风”

诞生于 1966 年的中国红卫兵曾经引起中国的与世界性的震动。红卫兵真正“红”了不过一个不长的时间，1967 年搞“三结合”，“军宣队”、“工宣队”登场以后，红卫兵便“上山下乡”，退出了政治舞台；而今更是被“彻底否定”了。但笔者常常觉得，红卫兵的产生绝非偶然，红卫兵的一套绝非凭空而至。这里不但有历史、社会、文化的根源而且也有人性的依据。红卫兵遗风同样没有也不能一时绝迹。红卫兵式的思想与行为意识仍然保留在一些普通人包括批评红卫兵运动很严厉的人身上。例如：

一、爆破意识。等待时机，全面横扫，动辄在文化学术问题上搞彻底批判，骂倒一切，上纲上线，根本扭转，呼风唤雨，大帽子吓人，随时准备放出手榴弹、炸弹、原子弹，杀个片甲不留，并以此为立功扬名显示自己正确的捷径。

二、砸烂意识。鼓吹先砸烂再说，不砸烂就不能分清精华和糟粕，并辩称反正真正的精华是砸不烂的。说得倒满好听！其实精华与糟粕本来就不是泾渭分明的东西。而红卫兵的不幸经验告诉我们，砸烂精华保留糟粕的事情远比砸烂糟粕保留精华的事情容易发生得多。

三、泼污水意识。往高处泼污水就可以抬高自己，往巨人身上泼污水自己就会变“巨”，用对手的伟大衬托自己的伟大，也是